

咔嚓声里的朝暮

张中闻

无论是春夏秋冬，还是清晨傍晚，小区西门的保安亭总亮着盏暖黄的灯。像枚被岁月磨圆的图钉，把朝朝暮暮钉在灰色的墙上。

张大爷坐在保安亭的窗台前，总把那身洗得泛白，袖口已磨出些许毛边的旧式保安服的袖子卷到小臂，露出被日光灼成深褐色的皮肤，指节上还留着年轻时在工厂搬零件的老茧。

每天早上，我骑着电瓶车刚到门禁前，那扇透明的塑料门禁就“咔嚓”一声脆响，带着熟悉的钝感弹开了。

张大爷从窗口探出头，印着褪色红鲤的搪瓷缸子在他布满老茧的手里转了个圈，“今天有雨，路上湿滑，骑车注意安全啊。”他的声音混合着被雨水浇过的泥土的气息，将我因雨水带来的坏心情一点点抚平。我笑着道谢，车驶出小区时，听见身后又传来那清脆的“咔嚓”——三楼的王阿姨提着菜篮子，正朝他挥手。

这一幕的场景在小区门口上演了5年。起初总有人不好意思，隔着老远就摸出门禁卡，张大爷却总摆摆手，“我这坐着也是坐着，举手之劳。”后来大家渐渐习惯了，骑车的人到门口会自然放慢速度，步行的居民远远就扬起微笑。

有回我加班到深夜，暴雨如注。昏黄的路灯下，看见张大爷举着伞站在雨幕里。他弓着腰，努力地将伞倾斜着罩住一位坐轮椅的老奶奶，雨水瞬间打湿了他自己弯下的后背。他一边吃力地用肩膀和下巴夹住伞柄稳住，一边急切地在湿漉漉的口袋里摸索着门禁卡。咔嚓！门弹开了，张大爷小心推着轮椅进去，雨丝顺着他的帽檐往下淌，在肩膀上洒出深色的水痕。那晚雨声急促，唯有那声穿透雨幕的“咔嚓”，像一枚温热的图钉，稳稳地钉在了我的心坎上。

难忘的是去年冬天。毫无征兆地，一场大雪就来了。傍晚时的路面，已结了厚厚的一层冰。我抱着一大兜子菜走到门口，看见张大爷正蹲在地上，弓着腰，费力地将一把不知道从哪个废弃包装上收集来的黄色塑料绳，使劲地往冰冷的地砖缝里塞。

“昨儿二栋的小娃娃在这儿滑了一跤，”他抬头时呼出白气，“垫点这个就不滑了。”话音刚落，住在五栋的赵爷爷拄着拐杖挪过来。张大爷立刻起身，像搀着自家长辈似的，稳稳扶住他的胳膊，两人一步一挪慢慢往楼里走。

雪花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，转眼就积了薄薄一层。他胸前的工作牌在微微晃动，上面的照片是5年前刚来时拍的，那时他的头发还没这么白。

积雪化尽，迎来了又一个春天。有次闲聊，才知道张大爷的老伴前年走了，儿子在外地工作。“夜里值班不困吗？”我问他。他指着窗台上那个老旧的收音机，里面唧唧呀呀地唱着京剧《定军山》。“听听戏就不困了，再说这小区正好，两百多户人家，多看看心里踏实。”那天下午阳光正好，照在他布满皱纹的脸上，每道沟壑里都盛着暖融融的光。

转眼又是几年匆匆，张大爷的身影早已如同那盏暖黄的灯，照进每个人的心里。如今每天经过保安亭，总能看见窗后那道熟悉的身影。有时是帮快递员登记包裹，有时是探出身子提醒追逐打闹的孩子们注意安全，更多时候只是安静地坐着，像棵守着院子的老槐树，目光温和地扫过进出的人群。

门禁卡“嗡嗡”的轻响里，藏着比电子音讯更温柔的故事——那是一个老人用5年、10年甚至更长时光，一笔一划写就的，关于守望与善意的注脚。

生活从不需要惊天动地的感动，它就藏在这一声又一声“咔嚓”的开合之间，藏在保安亭那盏暖光灯默默记录的每一次点头、每一次搀扶、每一句叮咛里。

这单调往复的门禁声，被张大爷用经年的时光和掌心的老茧，细细打磨成一块温润的和田玉籽料，在每一个平凡的朝朝暮暮里，稳稳承托住我们进进出出的人生。

美食天下

舌尖上的面拖蟹

张晓敏



它在柴柴的注视下发着抖，在柴柴的身子稍有动作时，就吓得慌不择路地扑棱着小小的翅膀，用沙哑而微弱的声音急急尖叫着挣扎求生时，瞬间被自己之前所谓的要包容柴柴作为小土猫天性的想法所谴责了，出于那份油然而生的内心深处同情弱者的本能，我赶走了还沉浸在狩猎的专注与快乐里的柴柴——不管它有多么不乐意，也无视于它小小的眼中流露的不解与失落。

我捧起那只惊吓到浑身瑟瑟发抖的鸟儿，把它放在了阳台上，然后拉起了窗户，看着它在稍稍抖动一下身子后，轻盈翅膀朝着前方飞去，飞向了属于自己的天空。

而我，因为这带着些孩子气的多余的慈悲，在鸟儿起飞的那一刻，化作了心中无比轻灵的快乐，这样平常的周末也跟着可爱了起来，有意义了起来。抬眼而望，小猫柴柴似乎早已忘记了刚刚的插曲，忘记了那只因它而经历过莫大恐慌的一只小小的鸟儿。它卧在椅子上，眯着眼，早已进入梦乡。



亦终将是渗着丝丝血迹，蒙着层层灰烬。

小酒馆老板尚人严厉指责纱和，“就在你们开心鬼混的时候，有的人已经失去了一切，他们的痛苦，你们没想过吧……你别以为自己已有多可怜，你哭吧，哭也不能减轻你的罪恶。”无论影片从何种角度演绎故事，无论观者以何种角度解读，婚姻之内，不要出轨，应该是整部影片的潜台词。

一旦登上了婚姻小舟，就永远不要三心二意，东张西望，并试图隔着汹涌的海浪脚踏两只船，那必将是船倾覆、人溺亡的结局。婚姻的长久，归根结底在于坚定的爱的无私付出，而不是摇摆之中自私贪婪的索取。

愿天下围城中人，且行且珍惜。
 ■ 图为《昼颜》剧照

走，宛如一位老农在自家的田垄间巡视，见到杂草便拔，见到歪苗便扶。

我看他时而删去我自以为得意的句子，时而在我忽略处添上几笔，竟使全文为之改观。他的批改也极为严苛，一个不恰当的形容词，一处多余的语气词，都逃不过他的红笔。“这里真是你想说的吗？”或是“这个比喻你自己信吗？”我渐渐明白，写作不是简单的文字游戏，而是诚实的劳动，对自己内心的追问。

我写了一篇关于家乡的文字，父亲却将其中大半删去。我不服，说那是我费了许多心思写的。“写文章不是绣花，不是堆砌辞藻，要写就写你亲眼所历、亲身所感的东西。改文章，就是在一点点修正如何看这个世界。”

父亲不仅教会了我如何写好文章，更教会了我做事沉稳、用心，不急急于求成。

如今，我依然保持着请父亲审阅稿件的习惯，并在写稿时反复斟酌文字。父亲给我的，远不止文字上的修改，他教我明白了如何尊重写作，尊重每一个字、每一句话，就像农人尊重每一粒种子、每一棵苗。

父亲辗转于各块麦田。他们披星戴月，用粗糙的双手割出一家人的希望，编织着平凡而温暖的生活。

时光流转，联合收割机的轰鸣取代了镰刀的沙沙声。

那把镰刀完成了使命，静静地挂在老屋的墙角，诉说着那段汗水与艰辛的岁月。

几天前回老家，母亲执意送我到村口。夕阳下，她的脊背弯成了老镰刀的弧度，脚步也变得迟缓，可眉目间，依稀可见当年的倔强。

我忽然鼻尖一酸：这就是当年让“快镰手”望尘莫及的母亲吗？

我没能接过母亲的镰刀，但她的坚韧与勇气，早已融入我的血脉。

正如她常说的：“孩子，过日子就像割麦子，埋下头，咬紧牙，一镰一镰往前割，再大的坎儿，总能迈过去。”

这句话，连同麦田里那个永不褪色的身影，成了我行走世间最坚实的力量。

十年了，住楼房不习惯。

在桃园里要弯下身子向前走，桃园大叔带我找到那棵桃树。他说，这一枝是酸的，那一枝是甜的。我第一次知道一棵桃树能结出两种口味的桃子，蜜桃全身都是红的，美得不得了。我喜欢的蜜桃样子很平常，绿色的桃子只在尖上有一点点红，它的果核能和果肉分离，果肉的味道美得无法形容。

突然明白为什么说红桃剩下不到两株，另一株在别的桃园里，它把身体的一半给了蜜桃，另一半留给想念它的人和火热的五月。

我从岁月的记忆里筛选最好的东西送给母亲，不出我所料，母亲果然喜欢我给她买来的桃子，她喜欢吃酸的。90多岁的母亲能够健康长寿，我想这酸酸甜甜的味道里藏着长寿秘诀吧。

我们和动物的故事

多余的慈悲

胡美云

作为一只小土猫，它的天职便是看家捕鼠。

星期天的早上起床，阳光从窗户里斜斜地照在客厅的白色地板上，亮茫茫地在眼前跳着舞。小猫柴柴安静地守在茶几边的长椅下，琉璃般的小眼睛直直地瞪着椅子下面，一对耳朵小小的尖尖的直立着，耳朵却明显有压抑着的快活抖动。小女儿鼻尖，轻轻瞄了一眼茶几，便带着激动轻轻地走到我身边，压着嗓子对我轻喊：妈妈，一只鸟！

是的，一只鸟儿，我也看到了，在客厅的茶几下，一只满眼惊恐的成年麻雀正贴着地砖，收紧着翅膀与柴柴瑟瑟对视着，一双墨黑如豆的小眼睛里盛满了惊慌与绝望，叫人心生怜悯。伏地对视的柴柴也毫不松懈，屏息凝神，随时准备着捕猎。

我知道，柴柴也曾捕到过鸟，虽然我并不曾亲眼见到过，只是在下班以后，走进家里，根据地上稀稀而落的鸟毛判断而来。因为并不曾亲见，所以内心并无什么冲击力，不过是多了些要亲自动手打扫鸟毛的麻烦而已。

偶尔在打扫时，我也曾脑补过柴柴之所以

会跑到楼顶或者阳台去扑鸟，一定是因为我们一家人白天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，独自在家里的柴柴因为寂寂无聊，才会大发天性，才会用那么多的时间去狩猎一只鸟，甚至将鸟儿赶到客厅，将猫捉老鼠的戏份演得足足的。

其实，柴柴想捕一只鸟并不容易。它要透过铁门的缝隙，爬到三楼的楼顶，那儿没有树没有草，没有任何的障碍物。对鸟儿来说，完全没有任何值得光顾一场的吸引力，柴柴是只猫，一只没有翅膀的小生物，在这样空旷无遮又不宽敞的楼顶，它要守多长时间可能守来一只鸟的降临，它又要完成多少次捕捉的失败才能换来一次捕捉的成功。我无法想象，那要经过多少漫长的等待与枯燥寂寥的守候。

所以，家里能清扫鸟毛的机会并不多。所以，即使在疲倦的下班时间，面对家里地上偶尔见到的那些七零八落的鸟毛，甚至沾到地板上的鸟毛，我们对柴柴依然是宽容的，以包容之心默许着它这样偶尔为之的杀戮，包容着柴柴作为一只小土猫的天性。

直到遇见客厅里的这只麻雀。当我看到

围城之城

婚之内，不出轨

千里生

得住生活之烟火的熏陶而不褪色。

虽然裕一郎最终拿到了离婚协议书，第二天就可以按计划名正言顺地与纱和登记结婚，但影片还是以裕一郎的车祸身亡而告终。如此结局安排，对于正在情感和道德边缘纠结不已的观众而言，或许是一个能够接受的结果，至少在一声哀叹之余，可以松了一口气。

婚姻，永远是一叶漂浮在海上的小舟，它的前行，得靠两柄桨的协同和默契。一方不努力，就会把控不了方向，甚至被掀翻。

爱情，有生不逢时的时候，那或许是因为已经上了婚姻小舟的缘故。纱和与裕一郎的爱情，便是生不逢时的爱情。生不逢时的，只能带给自己和亲人不幸和痛苦，尤其当爱情掺入更多荷尔蒙的时候，更可能带来毁灭性的灾难。

无论电视剧版的《昼颜》，还是电影版的《昼颜》，婚外恋终究是不伦禁忌之恋而不得善终；且因对无辜者的伤害，其爱之情感再美好，

亲情

我的“编辑”父亲

陈玮佳

信，“感谢积极来稿，值得鼓励，但文章需再细细打磨。”简简单单的“需再细细打磨”6个字让我幡然醒悟，我突然想起父亲说的类似的话：“好文章是磨出来的，就像玉石需要千万次的打磨，才能显出温润的光泽。”

那天晚饭后，我主动敲响了我父亲书房的门。他正戴着老花镜在台灯下读报，见我进来，有些惊讶地摘下眼镜。“爸，”我深吸一口气，“能教教我怎么打磨文章吗？就像……就像打磨玉石一样。”

从此，我每成一稿必先呈于父亲案头。他戴着老花镜，就着台灯昏黄的光，一行一行地看，时而点头，时而摇头。他的红笔在纸上行

少年心事

母亲的麦收岁月

任广彬

惊叹。“快镰手”起初懒洋洋地挥着镰刀，不时瞟一眼母亲，仿佛胜券在握。可母亲的镰刀越抡越快，汗水浸透衣襟，额头碎发黏在通红的脸颊上，眼神却愈发凌厉。

“快镰手”慌了，拼命加速，可终究晚了一步，母亲率先冲到了地头。

掌声如雷，人们纷纷喝彩。“快镰手”涨红了脸，嘟囔着“她年纪小，我让她罢了”，便在哄笑声中悻悻退开。

母亲的名字，很快传遍全村。后来，母亲带着那把见证荣耀的镰刀，和

五月桃子红

张辉

能买到这个桃子了，经过打听才知道，桃园里这个品种剩下不到两棵桃树。我特意和桃园的主人约定好，等桃子熟了就一定给我留下一点，我要买来送给母亲。

桃园的主人把院子围起来，一层薄薄的绿色铁门矮矮地把桃园关在里面，正好大叔在家，带我走进桃园去采摘我最喜欢的桃子。

桃园的大叔还是老样子，大婶去路边卖桃子了，夫妻二人在桃园里生活习惯了，村里盖的楼房他们也不准备去住，把根扎在桃园里几

《昼颜》是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影片，2018年5月在中国公映。影片以2014年同名电视连续剧中纱和与北野的婚外恋剧情为背景，讲述了离婚后逃离东京，独自搬到海边小镇生活的纱和，在3年之后，与偶然来到小镇作萤火虫知识讲座的裕一郎再次相遇，再度陷入感情漩涡的故事。

影片没有刻意谴责婚外恋，反而通过电影语言镜头的运用，将纱和与裕一郎的爱情刻画得细腻而唯美，以此向观者发起一次对爱情观、婚姻观，乃至道德立场的挑战。

纱和与裕一郎的爱情是真挚的，那么真挚的爱情就是美好的吗？出轨的爱情该宣判死亡，那么失去爱情的婚姻呢？影片之所以吸引观众，引发议论，是因为众多疑问和纠结，留给人们太多的思考和警醒。

爱情，常常使人盲目，看不清自己和对方；亦常常使人失聪，听不进善言和规劝。爱情，固然是一片鲜嫩的绿叶，有时却足以障人耳目，使自己不知身处何境。

爱情的美好，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幻想的美好。单纯的爱情生活，可以不食人间烟火，但婚姻生活不能，它是实实在在的生存，是衣食住行，是柴米油盐。

婚姻生活势必打破不食人间烟火的美好幻想，让爱情回归现实。爱情最终是不是美好，不在爱情本身，而在婚姻生活是不是经受



我初写作时，每每草就一篇便急急地发给报社。然而投出去的稿子都石沉大海，偶有回音，也不过是一封退稿信。

父亲看我如此，只是劝我再改一改，“文章如米，须在白中多舂几遍，方能去其糠粃，留其精华。”我觉得他是老思想。“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写作讲究的就是个快字——灵感来了要立刻抓住，何必如此斤斤计较于一字一句？”我依旧我行我素，依旧连个回声都听不见。

有一回，我收到一封编辑老师的亲笔回

6月的午后，太阳毒辣辣地悬在头顶，麦浪翻滚，热风裹挟着麦香扑面而来。生产队的麦田里，人头攒动，热闹非凡。

那年，母亲14岁。她的身影在一群壮实的劳力中显得格外瘦小，但眼中不服输的倔强如麦芒般锐利。

一个身材魁梧、人称“快镰手”的青年走过来，斜睨着母亲，嘴角一撇说：“丫头，让你两垄，要是能追上我，今天我挣的工分全归你！”

母亲迎着他的目光，声音清脆，“谁要你让？占便宜的事，我可不干！”

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哄笑，有人喊道：“闺女，要是赢了，叔给你买糖吃！”

“好嘞！您就瞧好吧！”母亲爽朗应道。

比赛开始。母亲如飞燕掠过麦浪，侧身、弯腰、挥镰，动作行云流水。镰刀在她手中飞舞，银光闪动，刷刷声中，身后留下一排排整齐的麦茬。

“这姑娘，天生就是干农活的好手！”众人

刚到卖场，同事就告诉我有来找她，她没说是谁来找我，只是说桃子熟了！这是一个我多么渴望的日子，这是桃园的大叔亲自来信信儿，我喜欢的五月红的桃子熟了！

下班后，我直奔桃园，这个离我们超市最近的地方1分钟就来到了。桃园和泉水只有一步之遥，在乡间地头不用二维码就能知道桃园主人的信息。

我与桃圆的距离，要从20年前说起，那年五月正是桃子成熟的季节，我和邻居在路边买了桃子。卖桃的主人是泉林村的，他拿着刚刚摘下的桃子让我尝尝，这个桃子又酸又甜，果肉鲜香直抵灵魂，我带回家吃过之后就对这个桃子念念不忘了。

邻居和我一样也深爱这个桃子，她搬家到县城以后，还是不忘这五月的桃子。后来很少



柴柴是在我们家圈养1年多的小土猫，在被我们当作宠物猫喂养与照料之下，柴柴变得温良胆怯又怕生，而我们似乎也已经忘记了，

心灵广场

夏天在蝉鸣里告白

满鑫

夏天是从一声蝉鸣开始的。起初只是零星几声，怯怯地试探着，像刚学会说话的孩子。但很快，它们便肆无忌惮地占领了整个午后，声浪如瀑，从树冠倾泻而下，淹没了街道、院落和人的耳朵。

蝉的一生，大半在黑暗的泥土里蛰伏，却选在最炽烈的季节破土而出，用尽全力嘶喊，只把生命唱成一首短促而热烈的歌。

坐在树荫下，听它们不知疲倦地鸣叫，忽然觉得，夏天就该是这样——不管不顾，倾尽所有。夏日是树梢上摇晃的太阳，是老井边沁凉的西瓜，是雷雨后泥土的呼吸。所有酣畅淋漓的夏天，是荷叶上滚动的银珠，是晚霞里翻涌的火烧云，是蛙声震碎月光的喧闹。

没有谁比夏天更懂得如何将生命燃至沸点，它把阳光揉碎成金箔，撒在每一片舒展的叶子上；将晚风酿成梅子酒，灌进每个晚归人的喉咙里。

在夏天，我合上了厚重的书本，任蝉鸣在书页间游走。除了植物拔节的脆响，除了暴雨敲打瓦片的鼓点，好像所有文字都成了多余的注脚。我给墨水瓶系上凉席织就的封印，让诗句在潮湿的空气里自然发酵。

夏风炽烈，我解开了晾衣绳的桎梏，任由被单像旗帜在风里翻卷。即使是墙角疯长的狗尾草，我也愿借它一缕穿堂而过的风，让它在热浪里跳起旋转的舞。

每个午后，我都被穿堂风掀起的窗帘惊醒，被葡萄架下斑驳的光影蛊惑。每一声撕破云层的蝉鸣都是突如其来的老朋友，每一阵掠过稻田的热风都是横冲直撞的顽童。它们不由分说地闯入我的生活，带着夏天独有的霸道与温柔。

我忙着追逐每一朵突然绽放的夜来香，也忙着遗忘每一滴咸涩的汗水。我忙着把冰镇西瓜的甜意分享给路过的蜻蜓，也忙着把暴雨前闷热的躁动埋进潮湿的泥土。

我以为夏天也和我一样，热得焦灼又畅快，忙得热烈又迷茫；我以为夏天也和我一样，在发烫的柏油路上奔跑，在摇晃的竹椅上打盹。

后来我终于知道，夏天哪儿也没去，就在每一声蝉鸣里告白。它用嘶哑的嗓音唱着生命的热烈，用不知疲倦的节奏丈量着时光的厚度。那些此起彼伏的鸣叫，不是喧闹，而是千万生灵对这个季节最虔诚的告白。

容我以一棵向日葵的姿态，伫立在它经过的每一寸土地，以炽热和赤诚为它摇旗呐喊。让我把影子拉长，铺成迎接它的金毯；让我把花瓣张开，盛满阳光酿成的蜜糖。或许只有这样，才能不负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夏日之约，不负这一段燃烧与绽放交织的时光。

